# 書集傳

商書　　陳大猷集傳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唐孔氏曰盤庚祖乙曾孫史記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弟沃甲立崩祖辛之子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孔氏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已五其詳有闕文○愚曰治猶後世言治所謂建都也亳殷亳之殷地也○孔氏曰殷是亳之別名陳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如已稱孫商以史氏亳殷地介于河舊在河南相殷在河北避河水患決累遷然不能求免而若至盤庚復歸亳舊都盤庚之子孫至先王故都然亦以宗廟社稷不忍棄去而其舊皆可以不得已○呂氏曰附國在朝業者皆吏之後皆徙附教民不欲徙乃咨嗟相與怨上孫氏曰咨形於言怨在於心○新安王氏曰湯居亳十世而仲丁居囂仲丁弟河亶甲居相一傳而祖乙圮耿自祖乙七傳至盤庚厭耿不遷圮以敗其下安土重遷之世業大族田宅財賄之富以厭為不便倡為浮言爲動小民而莫其中說者必民之咨怨者群臣實為之也○三山陳氏曰自湯至今凡五遷都於今凡五遷皆以河患累矣至盤庚復遷則其然亦民情之常也○新安王氏曰上篇作於未遷之前以告群臣中篇作於將遷之時以告小民下篇慰安於

已遷之後總臣民而告之 林氏曰既都利害甚明而出民徹上從衆議常情所不堪盤庚謂後必到避以

刑法曰稲稲之謝不當也顯思毋之於子朱囿僕游不許不能蒼抗則失 然而從於從議論使之謹然中心悅從以其耳安利而無辭真宰之處遜

者而以爲王者之政也○宋氏曰商盤周誥爲不當 於斯遷其辭以之言如今世論格精文之類也

盤庚 凡十有一章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音諭衆慼千歷反出矢言

孔氏曰適之也○三山陳氏曰率皆也○蘇氏曰籲呼也孔氏

曰籲和也○張氏曰率 之使從己和之使無慼 ○陳氏曰衆慼衆憂慼之人○愚曰

矢言直言以誓之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

其如台音怡先王有服恪苦各反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

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

顛木之有由蘖五達反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

底綏四方

孔氏曰我王指祖乙爰於也茲指耿劉殺匡正也 ○新安王氏曰我王自亳而來既居於此耿地蓋以相近河患恐民悉受執溺也 呂氏曰自乃祖乃父之責設築其言之所以殺其教也使人之義雖有所謂甚復憂後善言可以前復以正理所之以傳然乎於盤庚者說所謂然蓋卜以正理稽之今耿乃亦為求所地上下不能相正以保其生故不可不遷卜以稽之而卜辭曰如我所謀 ○唐孔氏曰先王成湯以來之王 ○夏氏曰先王凡有所事敬謹天命 三山陳氏曰天命即天理謹天命即天理而行 未嘗輕為然猶不常安其居自湯至今凡五徙國都 ○無垢張氏曰今不承古而徙則耿都將有非常之變是不知天斷絕商之命況能遵承先王之功烈乎 陳氏曰罔知斷命猶言不知死亡之所也 ○孔氏曰顛仆也 ○由古文書作㽕說文云木生條也引書云若顛木之有㽕枿 ○新安王氏曰蘖萌也新邑指亳 ○愚曰若者繼於後也仆者返於初也 ○蔡氏曰顛木譬耿由蘖譬殷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

家之命於殺以紹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遇下言乃開創之此遷意則可以紹復先王大業矣○呂氏曰京師天下根本京師定則四方安矣○愚曰承天命後迪

業綏四方二者盤庚圖遷之本意故史總述于篇首

盤庚斅音效反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之林反

孔氏曰斅教也蔡氏曰斅字見盤庚要由此得之意○三山林氏曰耽地爲滷而

饒不利小民而利於巨室巨室務浮言以鼓惑小民故民咨

怨不樂遷而利害之實亂矣其間有欲遷者又爲在位者所

沮盤庚推其受病之処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合常其故事

正其法度蓋先王遷都有故事法度也愚曰法度如朝市宗廟之營建道路疆陌之制分天下諸侯即新之邑畫之類○東陽陳氏曰法度如今之言格式也○東陽馬氏曰小人小民也○新

安王氏曰箴如箴之治病諫戒之言也○愚曰後世舉事者

特吾有故事可執而不恤人言者多矣故更端而命之使無

或敢懷伏小民之所箴規所以達下情見民隱也通故事則人情不駭達箴規則人情不壅此三節乃遷都大綱目故史特先舉之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孔氏曰衆謂羣臣以下○愚曰庭王庭也○王氏曰凡言若曰者或史官述其旨而代作非其自言或史撮其大意而删潤之非其本言○呂氏曰猷道也汝猶以道理黜去汝之私心林氏曰天下利害本不難知人惟蔽於私利於己則貪蔽故人告之以先黜去汝之私則不爲物欲所蔽而利害明矣○愚曰無傲也下文同傲者慢命而不率也從康者自安而不恚也三山陳氏曰傲者臣不遷其病根在此二者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愚曰亦惟言先王亦如此也圖舊謀也任委信也舊人舊所用老成人更歷多而識見明者也凡王所修播告舊人宣布之不隱其指意王用大敬以踐言無所遺失民用大變以從令

今汝聒聒（故活反）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他力反）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唐孔氏曰聒聒多言亂人之意○王氏曰不衷謂之險不裏謂之膚（淺也此用淺以徇利是行險以近而求淺是淺膚也）○新安王氏曰訟爭辨也○呂氏曰我不知汝所訟言者何故盤庚自反求之謂我亦如先王任老成播告亦不隱又未嘗不敬非我自荒廢此德○林氏曰此乃羣臣恃我之寬容含其過愆不畏懼我一人肆為浮言以惑衆我不於始明之將遏絕其勢今乃至無所忌憚使衆國惑然不適有居是我於之不察譬如火焉不於始撲[illegible]

撲滅之乃坐視其熾遂至延蔓莫救之拙謀成汝之過也○

呂氏曰此非盤庚悔其初不用刑乃非將以刑加之正欲感動其心耳林氏曰盤庚自以為拙謀則以刑[illegible]之矣[illegible]而[illegible]失然終不去彼而以此蓋恐汝[illegible]以刑一旨之故也欲使則不使罪小刑則大害不成雖務民而殺戮亦無也○此章以先王之事喻之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皆[illegible]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夏氏曰綱者網繩舉其綱則網之目皆有條而不紊○唐孔氏曰紊絲亂也服事力勤也種曰稼斂曰穡穡言則稼乃耕穫總稱○愚曰秋者物成之時勤則稼穡有收是有秋也○呂氏曰以勢而論君如綱臣如網綱舉則網隨勢自當從王氏曰此申前勢上之說以理而論如農夫勤力耕耨則有秋汝往遷則可獲安理又當從上王氏曰此申從康之戒汝所以不肯遷不過傲上從康而已○新安王氏曰汝當去其傲上從康之心承命往遷一

時之勞乃逸之利則是施實德於民（不遷則徇人之情而患在後雖若咈民實民之害也）（遷則咈人之情而利在後雖若勞民實民之福也）○夏民曰非予特民被其德至於汝之婚姻僚友亦被此實德矣蓋群臣不遷徙為婚友私計初不為民慮也至此我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蓋先王時爾祖父率民以遷今汝又率民遷是積世有德在民也○惡曰在位之臣以使民不遷為有德於民故盤庚戒之如此○此章總告以利下二章分告以害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illegible]）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他紅切又音通）汝悔身何及

惡曰戎猶寇戎之戎今汝不肯遷是不畏戎毒于遠近也然此特以及人者言之耳故又承上文以農事為喻昏勉也（[illegible]）（說見上）惰農自安不過無黍稷而已猶未有災汝不溫和其（[illegible]）

言開釋百姓以遷（盡則言善苟不知以訓之則雖及汲亦不足以開悟人也）是汝自生毒害為禍敗為姦宄刑戮必至以自災其身是特我毒遠遲之人而已哉○林氏曰民愚無知正資臣以開導之今乃先不肯遷而民從以怨是汝先其惡於民也○孔氏曰恫痛也○愚曰恫者人所求去汝乃奉而養之猶安其危利其菑之意謂養惡不改也既先其惡於始復護其病於今後雖欲悔而身已無及矣○此章戒其從康之害

相（息亮反）時憸（息廉反）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直林反）于眾若火之燎（力召反）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普卜反）滅則惟汝眾自作不靖非予有咎（其九反）

愚曰相視彼憸利小民以言自相箴規猶相顧忌恐發有口過況我為天子生殺在手實制汝短長之命汝苟以遷都為

非利何不直以告我而乃相扇動以虛浮不根之實之言恐
嚇沈陷衆民（王氏曰恐動之以禍陷沈謂陷溺之於衆民）無所畏憚是反不若小
人之相顧箴言也○三山陳氏曰火之燎原不可嚮邇其
勢亦將燎矣尚可撲之使滅幾汝胥動浮言我豈不能撲滅之
乎（愚曰此寓爾以火而言）若至用刑以撲滅汝則是汝衆自為不安靖
非我之過也（陳氏曰汝之受刑而不能安靖也皆汝自作）盤庚非真用刑特以是警
之耳（呂氏曰盤庚高明剛果實斷在手雖衆不從方再三告諭至此所以為美）○此章戒其傲上之害
遲任（而全反）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
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
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孔氏曰遲任古賢人○林氏曰求舊器則舉以易新者人則惟
欲求其舊也（陳氏曰求舊謂舊勳宗尚世臣故家也）○唐孔氏曰周官大宗伯祭祀之
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孔氏曰大享烝嘗也（唐孔）

〻曰周禮春祭曰祠夏曰礿秋曰烝冬〻曰嘗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烝嘗礿祫禘則祫禘為大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為大以秋冬成物可薦者衆故也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物此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於祫可知惟春夏不可以物未成故此所以禘祫乃祭功臣皆祭不及之 ○愚曰先王暨汝祖汝父相與同其勞逸

予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張氏曰非罰謂非所當罰而罰也 非特罰不敢輕又

世世簡選爾之勞而不遺張氏曰世選謂從自上至已皆如此 顯拔爾之善而

不敢非特恩不敢及爾祖已遠猶與先王之享求舊念功至

此至矣雖云求舊賞罰亦不可私或曰先王與爾祖相臨之在上所賞之在旁禍福之理昭然不

敢作福作災予亦不敢用非德作猶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作不當福而福

是作福非出於德不當災而災是作災非出於德言汝苟從

以遷則我固不敢用非德而罪汝苟不肯遷則我亦不敢用

非德而福汝也此應上文非罰選勞之言○此章以恩舊感

動之又承上章撲滅之言起意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

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新安王氏曰我告汝以遷非以爲易而輕舉也如射之有志定而後發發而期於必中宜嘗試其有成哉○張氏曰老成人老而成德者也○唐孔氏曰侮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能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蘇氏曰有又通孤有幼猶言孤與幼也○愚曰聽猶從也當時惟世家巨室安土而不欲遷故告以無侮老成無弱孤幼三山陳氏曰老成歷事深遠汝反不從其言是侮之也孤幼未能有爲汝今不蒙而忽易孤幼雖賤以其弱之也使各長久於其居無爲目前苟安之計勉出乃力從予所作之謀以遷新安王氏曰汝其勉聽而無從衆懈上也○此章以老幼之同安者諭之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愚曰伐如討伐之伐○三山陳氏曰無有遠邇而親我但公其心以爲賞罰汝之用罪者吾必有罰以伐其死汝之用德者吾必有賞以彰其善愚曰死者乃刑之極[illegible]於善之人[illegible]誥○孔氏曰臧善佚失也○愚曰既以賞罰誓之謂今若遷而邦國善則惟出於汝衆我當彰汝之善遷而邦國不善則是乃我之有過有罪而不干於汝衆也盤庚盖深保其必不至於不善故以身自任其咎而勉其必遷耳致推而極之也○呂氏曰盤庚所告惟在廷之人在外容有未知者故欲其轉遍相告○三山陳氏曰自今至于後日汝當捨其舊而新是圖前日之衍置之勿論矣○愚曰恭謹恪也齊整飭也○東陽馬氏曰度有法則也○孫曾曰恭爾事則無傲上齊乃位則無從康度乃口則無浮言三者盤庚之所畏而深戒也致告矣而猶有不從者焉則罰及爾身不可悔也○此章以賞

罰及之呂氏曰三書反覆丁寧總以包容勸者其德以冀其出訓告[illegible]看其界[illegible]規[illegible]而無有其出耕作○仰以門神脈聚伏以刑罰而使之遷論暴遣之今其言乃若有所甚畏者若得大下有遣將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其也盤庚之遷惟欲聚民所欲去民所惡耳於先以勢力驅民民於以失民之心雖能強之使遷而民心已離矣故首為發湯不用之辭刑諭其心使民之知吾與民欲去民罔本意不失民之心而不害吾之遷是盤庚所以大過人也○馬氏曰仙王之柔屬者推初御人事所當為勇於人情而斷沮其剛斷者推初御已事句當為處人情而不過二者皆未推盤庚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所以為兩全之道

盤庚中　九九章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胡快反民之弗率誕告用亶丁但反其

有衆咸造去聲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愚曰作起也盤庚起行渡河以民遷林氏曰耿在河北毫在河南孔氏曰

話善言也愚曰謂以善言曉之和之給教云胡話弗率弗循也愚曰此時民已在道渋勤以行路途易遷故雖行而猶有未從者○呂氏曰民已去舊都則已動思土之情未則新邑則未信汝居之難人情尤易燥故命治論○愚曰

亶誠信也大告之以孚信其衆林氏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為寬以尚以刑威驅之民罔有長而從者故其信而從[illegible]可得也衆咸至則臣民皆在也勿與弗同○張氏曰盤

庶用誠以實其叛而告民誠心油然以生故咸至王庭皆無褻慢○呂氏曰此王庭乃路中行宮非周禮掌次是也朝廷班列公卿在前大夫士在後民又在後盤庚登於告民故升進其民而告之○此章史所序 林氏曰君民之勢如霄壤今升進使前與之周旋曲折諄諄訓誨安能從容如父子兄弟相與論國事於閭門之內則民其有不心悅誠服者哉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愚曰荒謂發而不治失謂亡而不守○張氏曰明聽朕言欲其知上之意也無荒失朕命欲其勤上之事也王言惟作命故在君則謂之言在民則謂之命 二山陳氏曰此亦謂發不已之意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 息淺反 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愚曰承奉順也保安護也胥相感憂鮮少也鮮以言無也○王氏曰浮于天時謂乘時流行無所底滯也 張氏曰如物之浮水東西南北惟水

勢是適也○闕之師曰浮如罪浮于桀名浮可償之浮謂天時未至而先天時以過爲之○呂氏曰先王舉指
動作罔不惟民是承故民保我先王與之同憂林氏曰推民之憂以民之憂也
孫氏曰背憂於民亦憂其憂也凡有所爲少有不浮于天時○葉氏曰舊都有水
患害民指潟鹵等類相是天降大害于殷家我先王亦不敢懷其居而
不遽乎懷謂懷安也其所以作而遷者皆視民所利而用遷
爾○陳氏曰上浮天時下觀地利此商家遷都之法也
汝曷不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
定厥邦
陳氏曰汝何不念汝所聞於我古后之事乎○三山陳氏曰
我之遷亦猶先王之遷也○呂氏曰我今日奉承汝俾汝遷
惟欲與汝共享其逸樂康安○新安王氏曰比附也○王氏
曰非有咎於汝比于罰而謫從也呂氏曰民不欲遷乃以遷都作殺罰看了○陳氏

曰若順顧和懷安也言順汝和汝安汝于此新邑者非特為
我亦惟汝之故將以大從爾志爾。呂氏曰民志本欲安其
所以不肯遷者以苟目前之安而不知它日久遠之安盤庚
之從是乃大從其志也林氏曰王肅以為言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樂從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也。孔氏曰試用也。王氏曰以遷為安定厥邦則知不遷
之必危必亂也。此章言欲遷本意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
惟自鞠居六反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在代反爾忱不屬音燭惟
胥以沈直林反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敕留反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
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三山陳氏曰朕心之所困在於欲遷而民不從也袁氏曰不遷則不可遷又喻人情而民不從日夜思念至於憂困鞠窮也我憂汝民之憂汝乃不憂我心
之憂乃皆大不宣布其心不欽敬其念以至誠感動我一人

但苟安而不肯遷是爾自窮自苦爾 ○唐孔氏曰臭是氣之別名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也下文無起穢以自臭謂穢氣爲臭也 ○呂氏曰此時已在路民猶有遲疑不肯遷之意故謂今日之遷如乘舟在中流苟遲疑不濟說見大誥則將臭敗其所載之物袁氏曰正涉河故指舟爲喻 ○愚曰當時民爲盤庚告語所感漸以誠心信上故涉河以遷今爾之忱心不相聯屬又以疑心間之則惟相同以沉溺不止如舟之不濟而臭敗載也瘳疾差也 ○三山陳氏曰汝不略稽考其利害以遷則它日懼其禍害雖自怒何所瘳乎猶言悔之無及也 ○呂氏曰汝不謀計久長思汝必被災災相勸以不遷是汝自大勸入於憂患也蘇氏曰勸憂猶言樂禍也 ○吳氏曰有今言有今日也罔後言無後日也東陽馬氏曰今人劫劫眼下無事又是無後 ○王氏曰死則體魄降而在下故曰汝何生在上夏氏曰生存世上 ○此章言不遷之害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於廢反以自臭恐人倚於綺反乃身迂于㫖反乃心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許六反汝衆

張氏曰物倚則不正迂則不直及先迎之之謂迓○愚曰民已涉河後不肯遷去二而不一也今予命汝一意決往不可疑二起穢惡以自臭敗蘇氏曰汎穢者去能臭人惟自臭也上文臭厥載而言使速濟也予恐人鼓惑汝偏倚汝之身使不正迂曲汝之心使不直身心顛倒利害昏迷喪亡無日○呂氏曰舊都圮壞天將斷命今我因水患未甚而遷是迎迓接續汝之命於天也予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乎用以奉承汝畜養汝耳夏氏曰天將求汝命于茲新邑故我迎合天意接續汝命○此章言當遷之理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去平聲俱通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新安王氏曰神后言其神明高后言其功德崇高先后言其

在先一也西山真氏曰神后言先而高后不言先下先后不言我皆互文互見也○張氏曰史辭出以著一代之制敘文之體

○林氏曰此皆汝指遷都之主也○孔氏曰崇重東陽馬氏曰崇積德

之徵陳久也孫氏曰居之久則生塵古字塵陳同○禹曰予念我先神后撫勞爾祖

先故予大欲善養爾用懷安爾而然也若不欲養爾安爾何

苦欲遷○新安王氏曰當遷而不遷是謂失于政陳于此舊

都高后將重降罪疾以責我曰何故不遷而從在舊都以虐

害吾民乎新安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以賞罰爲戒中篇告民以禍福爲戒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

不暨朕幼孫有比訓同心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禹曰生生謂樂其業勤其事爲生養不窮之道也○孔氏曰暨及

也猷同心謀同心從也○唐孔氏曰幼孫盤庚自稱比謂相

親比以從○孔氏曰爽德明說也新安王氏曰爽一訓明先王昧爽丕顯是也一訓差詩云

女也不爽是也○呂氏曰先后之靈昭昭在上以降罰於汝○禹曰

罔能迪猶言不通達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丁亂反）棄汝不救乃死

愚曰作爲畜養戕害也汝不肯遷是有戕害之意在心綏安斷絕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孔氏曰亂治也○孫曾曰治政同在位之臣○蘇氏曰具者多取而兼有之謂○唐孔氏曰貝海介蟲甲黃白文取其甲以飾器物○王氏曰古者以貝爲貨以玉爲寶後言具寶者相備也（呂氏曰世家巨室聚畜貨財貝玉以用廢散失費用故攜斷百姓使不肯遷）○孔氏曰迪開導也○愚曰此章四節言君不遷民不遷臣不遷我先后與汝祖父皆所不赦罪疾丕刑弗祥皆言禍之文也（蔡氏曰不刑以人事言不祥以神事）

言○蘇氏曰商人尚鬼故說命曰黷于祭祀高宗肜日曰祀無豐于昵賢王格以為徵人之頑賞罰有不能動懼何知福善禍淫以鬼神為司過而可因其所明而動其難喻所以詳及禍福也○呂氏曰敬畏長祖父者人之良心雖庚言及祖父謂不敬畏哉○蔡氏曰盤庚何以知鬼神之必降罪罰以吾之心而知之也吾之心即鬼神之心也吾心知不善之爲非則鬼神必以為非鬼神豈以為非而有不降之罰哉只是一箇道理○陳氏曰明一也合於理者必合衆人之心必合鬼神之心不合理者必不合衆人之心必不合鬼神之心盤庚遷都所謂猶之鬼神而無疑者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蘇氏音如字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愚曰既遷渡河今我告汝不變易矣遷國大事必君臣與民同寅協恭而後可濟永敬久其敬也大恤大其憂也○新安王氏曰胥相也不可相隔絕而不通相疏遠而不親○愚曰臣民所以相絕遠而不相從者由其偏為己計而不分其所謀所念以為國計也故使之分其謀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中則不至偏倚己私而相違矣呂氏曰人心既無中何待於設盤庚宜欲使之人何以求哉

性於汝也人失其中故使之說曰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愚曰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倒踰越不恭順者及暫時相逢遇於道途而為姦為宄者呂氏曰時暫相遇以人不識則遂行姦宄此道路中之大寇我於輕者則劓之重者則殄滅之無令其遺留長養無使移易其種於此新邑王氏曰前既告以鬼神之威此又告以刑罰之威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葉氏曰往哉遣辭也生生勉其為生生之道也愚曰生生已言於前矣勉之也

愚曰今予將用汝以遷永久建立汝家所謂一勞而永逸者也前言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此言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互文見意然前篇以國言家又以動其樂從也

盤庚下 九五章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新安王氏曰既遷至亳定其上下之所居謂君有寢廟臣有邑宅民有廛里也位朝見群下之位也○愚曰爰於也乃正其朝儀之位會其臣民撫綏於所有之衆而告之曰云云此史官之辭上篇言王大命衆悉至于庭未遷時事通篇下情中篇則言咸造勿褻在王庭蓋正遷時事此篇則言既遷以後有衆蓋民遷時勞苦已甚發於撫安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蔡氏曰曰盤庚之言也○王氏曰無戲欲其嚴事也無怠欲其勤事也三山陳氏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故不可以一時而戲怠之勞後辭神以受天命以保眾為生生之計以立大命○愚曰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建命猶孟子言立命蓋命雖在天然立之在我天命流行而不息惟懋勉不怠者可以建之一有懈弛則墜厥命矣當時厥上從康厥命乃其故君未遷則以為懈弛遷則以為今日自可以亦命不以立而命亦故以此戒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

協比讒言予一人

邇曰敷心腹腎腸謂中懷無一不布露也歷猶盡也協合也比猶連也百姓通臣民而言前日臣民不肯遷故盤庚不得已以刑罰之說儆之事定之後臣民必有以舊事而自疑得罪者故盤庚謂我布露心腹盡告爾以我志我志如下文所言是也今汝既從我以遷我必不罪爾衆爾無懷疑共怒合比讒言以誹議我吳氏曰天下之亂常生於人之有疑心漢光武燒叛者與諸將通謀書曰令反側子自安此正得盤庚之說○呂氏曰此事未定時不得已從其怒横至事定後乃從容治之此後世人解也○愚曰盤庚未嘗含怨於臣民之初業盤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新安王氏曰自此至用宏茲賁則盤庚言所以遷之意以諭臣民也自邦伯師長至爾然則既遷之後言其欲為之意以望羣臣也此盤庚之志也○林氏曰古先王指湯也契始居亳其後累遷莫能安宗湯始增廣前人之功於是復居於亳

亳之地依山附險適于山指亳而言也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湯舊都民往居亳其長居險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愚曰商人遷都皆在河之南北近水而多水患獨亳近山故以山言之○新安王氏曰人君以德庇民者也都邑不安而民受其害是謂凶德遷于山所以降其凶德呂氏曰自山而言故言降○王氏曰降有黜去之意成美功于我商邦林氏曰謂由此有天下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的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林氏曰耿邑為河水蕩圮今我民用漂蕩分析離其所居○新安王氏曰恐有底定終極之所○愚曰震亦動也震動動之甚也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乎乃天將興復成湯之德治於我家林氏曰天之降亂所以開聖人也耿之蕩析乃天將資湯德治於我以遷其國故我遷焉厚敬之臣三山陳氏曰將致天之力與天同當時群臣雖不從然亦其可無篤敬則將與之同心也恭奉

民命以永居于新邑之地葉氏曰本盤言永命茲遷言永地命以天言地以人言○呂氏

曰盤庚之遷乃違衆之大者前云不從厥志此云恭承民命

志者民之良心命者民之正理民之良心正理不過欲求安

寧當時民戚於懷土重遷之私反以爲不安然雖非從其情

乃是從其心雖非順其事乃是順其理○新安王氏曰虛而

不盈謂之沖沖人言志氣未充也○孔氏曰弔至由用靈善

也○呂氏曰吾言我與篤敬之臣也○新安王氏曰宏有恢

張之意賁大也○愚曰我非廢汝等之謀也至於用善從天

意之吉以恢宏此大業而已

嗚呼邦伯師長丁丈反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息亮反

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去聲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愚曰上文總告臣民此下專告群臣○夏氏曰邦伯邦之長

蓋諸侯也師長衆官之長公卿也百執事百官也○蘇氏曰

隱痛也 〇 愚曰懋勉也如懋官懋賞之懋簡選也如迪簡在王庭之簡相助也如相協厥居之相 〇 孔氏曰肩任也 〇 愚曰敢勇果也恭猶恭命之恭 〇 鄭氏曰鞠養也 新安王氏曰鞠有二義有訓養又訓窮 〇 愚曰新遷之民生理未復尤當視之如傷愛護而封殖之故總告之曰爾庶幾皆懷惻隱之心我其懋汝簡汝相汝汝當念敬我衆謂念之而不忘敬之而不怨也 〇 新安王氏曰貪墨之人損民益己不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弗而不用果敢恭奉生生之計鞠養乎民為民謀處而保其居 新安孚其新采 傳其人於鞠敎以老幼之生其發明人之來此鞠其上也謂合其教實相友相助謀人保安之事使以養之民安之則斯民之生生得矣 此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敘而用之如式敘在位之敘欽而禮之如欽四鄰之欽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呂氏曰羞陳也。張氏曰敢恭生生者我之所若也好貨者我之所否也。愚曰總聚斂也庸用也今我既鋪陳告爾以朕志之所順所否落當無有不欽斂乎之所否而不總于貨寶斂乎之所恭而以斯民之生生自用爲己責敬敷施德澤于民守此若否之事永任一心而不可變也貪吏國之巨蠹吏貪則民無所措手足故盤庚於篇終深戒之

說命上　商書

林氏曰說命命說之言也與畢命冏命同

高宗夢得說音悅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林氏曰高宗廟號也。孔氏曰名武丁盤庚弟小乙子。愚曰人與天地陰陽以生其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無間覺則形開神寓於形而有思寐則神交無所間隔而有夢無遠近幽深皆能形夢志氣清明所夢乃正高宗之夢說文王之夢

齡武王之夢協朕卜此周禮所謂正夢也常人志氣昏亂故其夢顛錯不足信○林氏曰說傅說也○唐孔氏曰百工百官也經營求於野外（愚曰求者多而急也）傳巖在虞虢之界○蔡氏曰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

說命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禮記武丁商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論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愚曰三年之制然皆得中發久而後行之故繼之焉）○三山陳氏曰心純乎孝事皆無與焉○新安王氏曰宅憂居憂也○朱氏論語註曰亮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或曰亮愨信也陰幽默也喪不與事哀慟思慕甚其戚然而慼之盡其信而信之故謂之然）

居倚廬至室不見羣臣不親政事故謂之陰○無垢張氏曰天子者天下之本孝者天子之本躬率天下於孝其居喪尤致其謹○唐孔氏曰既除喪可以言而猶不言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明哲說見舜典洪範○新安王氏曰則式皆法也令亦命也而有使令之意○無垢張氏曰大學先於致知極至於治國平天下則知之為大人皆有此知知而充之者鮮能盡此知則為明哲○林氏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明哲者先知先覺之人也實為法則於天下業凡以政教法度皆作則之其他○愚曰高宗明哲之德可以作則又為天子君萬邦百官臣民皆奉承取式故王有言則為命而作則不言則臣民無所稟令而承式之矣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台音怡下同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賚力代反

呂氏曰高宗猶不言用作書以道其不言之意台我也○弗類說見太甲○張氏曰恭所以致其誠默所以致其靜○愚曰高宗慮德不足以正四方故不敢言恭默思道致一而深思之精誠上通于天故夢帝與我以良佐其將代我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新安王氏曰肖似也羣臣聞高宗之言不復異議乃審其夢中所見之像俾刻繪其形遍求於天下說築於傅巖之野其形肖似○孟子傳說舉於版築之間

爰立作相相去聲王置諸其左右

東陽馬氏曰爰猶言於是也○新安王氏曰相輔佐也諸語助也○孫曾曰作相尊之至也置諸左右親之至也愚謂啟此任相

固有夢矣然而說其情若何以賢[illegible]
賢夫登相位不抱恣與了出家出不能救業[illegible]
象甫信不疑天下從出亦信之[illegible]
君非高宗莫能[illegible]
求賢用人若說見之亂舜以如失分[illegible]
果賢乃舉以爲相若非盲以夢而已[illegible]
求天下當時必疑知其賢今因夢求之[illegible]
果得賢者故能決之不疑是當其入人附[illegible]然矣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新安王氏曰訓教曰誨不曰諫而曰誨蓋已以承教之砥石曰礪檝曰楫雨三日以上爲霖○愚曰大臣惟左右密邇朝夕贊導斯能薰陶漸漬輔成君德苟疏闊間斷一暴十寒何以輔德乎○林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故高宗命說不及於政事惟命其納誨以輔德君德不足爲相者雖有格天之業亦無自而施矣○呂氏曰金非礪則

不能利曰川無舟楫則不可渡大旱非霖雨則苗槁而民望絶望說者一句深一句○愚曰祖業莫要於輔德輔德莫切於格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諸所謂傳心印也啓開而發之之謂沃灌而入之之謂如渴之沃將神受心領而入之深也

若藥弗瞑（莫遍反）眩（玄遍反）厥疾弗瘳若跣（先典反）弗視地厥足用傷

唐孔氏曰瞑眩服藥而令人憤亂之意○新安王氏曰足無履曰跣藥不猛烈則疾不愈言已之有失非說之苦言不能救（呂氏曰高宗以藥石喻不瞑眩者言欲進逆耳之論者如此非能受難入之言欲排大難去之病）跣弗視地則厥足以傷言已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呂氏曰高宗默思道本明哲之君恐說以從順之君待己哉自視其今日所當行者凡其微當之事）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新安王氏曰同官曰僚辟道曰迪○或曰孟子曰長幼卑尊

在王所者皆非辟居州王誰與為善若說能以一己正君而百僚不知同心正君則一齊傅之衆楚咻之欲君德之成難矣故必及汝保衡無不同心以正汝辟使率循先王（先王指高宗已上諸王）蹈成湯之道以安兆民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愚曰是命即上文所命高宗傅說相遇之始可謂盛事說能敬承乎命則臣主方克有終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三山陳氏曰復答也○新安王氏曰高宗惟恐說不諫說以為求諫而不能聽聽而不能從雖諫何益木曰曲直從繩則無有不正德不自全從諫則無有不聖○愚曰此聖猶周禮聖知之聖謂通也從諫則無不通矣后克聖雖不命其臣人

臣自承之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乎諫而不從則命臣使諫亦不言也

說命中凡八章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唐孔氏曰傅說受王命總統百官○新安王氏曰建立設置也邦即天子諸侯之國都即邦國所都樹立也○愚曰以入而無外謂之皇以主宰謂之帝以天下歸往謂之王以繼天謂之后以法式所出謂之辟以為天所子謂之天子以獨尊謂之一人以君主群衆謂之君○新安王氏曰此君公指諸侯也愚謂下以百君一國也大夫以下官各有長故名師長呂氏曰周官[illegible]師為師[illegible]皆執職於[illegible]所長之義三公則居公之內[illegible]則入夫則長之[illegible]之○孫曾曰六卿之長君公皆有君道故曰樹大夫師長皆臣道故曰承陳氏曰[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逸豫亂說見前○陳氏曰天生民而不能自[illegible]之君君

奉天而不能以自治故分地分職資諸侯羣臣以治之凡所以承順天道立君臣者非欲以安樂之也欲以治民而已新安王氏曰天北極居中紫微有垣北斗環繞五星行於列道二十八宿布於四方其纏次各有常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承之以大夫師長上下相維小大相比皆取法於天道也○呂氏曰上篇說初見故止言大略此篇既總百官故詳及爲君立政之道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愚曰上是體天道立君臣以治民故此言法天德順民治也天德清明實理昭徹以其無所不聞無所不見故以聰明喻之人稟天命之性自具是聰明是爲心之精神其聰明本與天一惟爲人欲所蔽故與天不相似聖人憲天之聰明以全其聰明使人欲淨盡天理洞然自然人臣欽而不慢若而不拂下民從而不違乂而不亂此爲君臨臣治民之本也說始告以從諫則聖欲其盡人之善此告以惟聖憲天欲其合天

之德可謂至言不惑而能責難於君也。呂氏曰高宗之明哲實天之聰明本乎理者無歉充高宗之明而與天同也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新安王氏曰此下所戒皆恐其聰明蔽於私欲不與天相似也甲胄古以革為之後世以鐵為之故甲謂之鎧苦代反胄謂之兜丁侯反鍪莫侯反戎兵器也衣裳命服也干戈說見牧誓。○三山陳氏曰口所以出命也不善則致悖人違而起羞甲胄所以自衛也不謹則招納外侮而起戎衣裳所以命德當藏於篋笥之時干戈所以討罪當省己無歉然後動呂氏曰上二事出於己當慎其出於人下二事加於人當審其用於己。○愚曰王當戒此而不忽信此而不忘斯能明其所當用乃無不休美而無起羞起戎等患矣或曰克明則無愧於天之聰明矣。○袁氏曰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猶不言說乃有啓沃之戒何哉蓋高宗本英特之主當時商道不振諸侯不朝高宗恭默三年拔於

於四夫而作相眞欲大有爲於天下說恐其覽令
感激奮發而不牽於故常及之下文復備事而說戒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無垢張氏曰治亂不在天下而在庶官庶官所以造治亂也

○新安王氏曰昵親狎也○愚曰官以職言若虞九官周六

官是也爵以位言若公卿大夫士是也○唐孔氏曰能謂才

用賢謂德行○蔡氏曰官以治事故曰惟能爵以命德故曰

惟賢賢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愚曰微於官

否非昵明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愚曰合於理之謂善當其可之謂時新安王氏曰善如衣裘之類可之
良時如冬裘夏葛之求皆當矣

而屬富貴而發則雖良不足爲良矣惟夫動之先審於慮善動
之際審於從時然後理順而事成不然可否干時而動非所以動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愚曰人之功善才萌有心矜心則滿滿則日退天道虧盈

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雖有善有功俱喪之矣功由能所

致故曰矜其能喪厥功聖人盛德大業以爲分之當然自視若無無有故驕矜無自而萌苟其有之雖欲免爲兼得不可得也有存於心必形於外○無垢張氏曰晉武平吳之餘明皇天寶後憲宗平蔡莊宗滅梁皆以功業自足卒不克終前功俱廢○新安王氏曰敵於矜我非聰明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孫氏曰事事者事其事也事事則事治乃所以有備有備故無患不事事則反是三山陳氏曰事事當有備有饑寒之備則無饑寒之患有亂亡之備則無亂亡之患矣○愚曰不能思患預防非聰明也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愚曰寵狎侮也暱因寵之過納侮來其侮也唐孔氏曰小人得寵則必生驕慢君子不以有過爲恥而以遂過爲賢恥而遂之其非愈甚作非成其非也呂氏曰諱過不吝其失一端耳解過於人亦增一過也自此作非之其非不聰明○新安王氏曰啓寵諱過非聰明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愚曰居者止也大之爲政小之爲事各有當止之理惟其所

止則得其止矣故政事皆善夫政事非一苟不求其止則得此失彼欲其醇可乎上文既條舉其詳此復總其要各有所非聰明不能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新安王氏曰祭必有節不可疏亦不可數疏則怠怠則於禮不及數則黷黷則於禮太過其非敬一也黷之爲非敬者益禮失之煩則亂而不誠神不必享故事神則難也愚曰以高宗伐鬼方與祀豐于昵二事推之則說所言一事未必不有爲而發然此二事皆在高宗躬蹈之後說一見所以其未形之過而先戒之高宗所以旨其言也○愚曰已上皆憲天聰明之事事事物物皆有天然之當之理惟聰明者能盡之苟加一毫損益即是私意非天之聰明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新安王氏曰旨者味之美也服者被服於身○愚曰旨哉贊美之也說者重呼其名也汝言可以佩服汝若不善於言則

我無所聞而行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

惟說不言有厥咎

成德說見伊訓。愚曰高宗既知說之言可行故說謂非知之難也行之惟難無垢張氏曰知之有盡行之無窮○林氏曰知之不能行雖博識日聞何以人之聰明已所有世征而行之則與之為一而自得之矣齊景公聞孔子君君臣臣之言稱善王聞孟子言文王之治皆曰善哉二君非不知其言之善患在於不能行耳○張氏曰知者猶知泰山之高也行者猶登泰山之高也雖欲行得見然王能盡誠則行之不難泰山之溜可以穿石以其誠也誠則天下之事何難之有王於其誠而無有所艱則信能合于先王之成德矣說而不言其咎在說說今已言者君不能行之以誠則其過在君說之責難至矣

說命下　九十七章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首

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林氏曰甘盤賢臣也按君奭周公留召公歷舉商舊臣爲比而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甘盤在武丁初亦如保衡之受遺輔太甲也然則高宗之諒陰甘盤實居冢宰百官總己以聽及既免喪則甘盤歸政惝然遯去。呂氏曰至野而間已入于河至河而間已往于亳蹤跡泯滅終不復顯高宗既失甘盤故恭默思道而得說林氏曰自古帝王必由於學學必有師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昭禹師西王國湯師伊尹高宗師甘盤傅說文武師太公成王師周召大抵以師於聖賢而能學者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魚列反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愚曰甘盤既往爾當訓我之志以成其終訓志猶沃心也。王氏曰醴甜酒也。范氏曰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猶君雖有美質必賢臣輔導乃能成德熙張氏曰麴糵以喻發其誘掖之功鹽梅以

俞謂其不務性之知非其賤務於深能爲此論乎○孔氏曰文非一也○遡說見禹謨○
三山陳氏曰中篇說謂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說之不能言
此篇高宗謂患汝之不肯言不患我之不能行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
王肅曰王人猶君人也○遡曰爲王之人也王氏八門說揣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
人君之求多聞非爲觀美是惟以立事也○王氏曰雖多聞
而不學于古訓則是非無所考正惟考正於古以建事乃有
得○孔氏曰非說所聞言無是理林氏曰秦焚詩書立於私議而不師古自以爲萬世之業而
二世以亡此不克永世者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玆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思曰遜順其志猶平易其心也務專力也學貴從容涵養乃

可自得學記曰不陵節而施之謂遜○伊川程氏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反為不誠○呂氏曰遜志謂卑心以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才氣高便強為學了夫惟皆然又戒其發緩之失必務時時敏勉橫渠張氏曰非徐徐以聽其自適也所脩乃來如水之源源而至也東陽馬氏曰勤則仁至脩則義至苟信道不篤雖來亦不能堅凝子夏曰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無惟允懷于此篤信不忘則道日積于身積聚也來者積聚不散謂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也○孔氏曰斆教也○愚曰典常也主也受教於人特學之半呂氏曰斆者與學者其功各半師與一隅學者當以三隅反師告諸往學者當悟諸來斆學家居固見有善者全繫師友不自下之其學則甚淺此高宗之學非他故言及此須自一念始終常主于學則德之脩亦不自知其脩矣○三山陳氏曰爲脩乃來猶未離乎脩道積于躬猶未離乎積德脩罔覺則德與己爲一忘脩與積俱釋矣○愚曰德脩罔覺則德盛矣必監先王成憲始能無愆何耶蓋先王之道德法心學皆成憲之所在歷萬世而無弊者也佛老之學其雖神出於心又幾於

德脩罔覺者矣惟不知監先王成憲故學其所學而非先王之學德其所德而非先王之德是以流弊不可勝救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故求無愆呂氏曰無愆極難皐陶稱舜之德惟曰罔愆。三山陳氏曰自遜志至典學乃學之次敘監先王成憲乃學之準的也呂氏曰學乃君德之本傳說至末方言蓋高宗舊學于甘盤其學已深非初學之比故說因高宗言學以終告之也。禮記敬孫務時敏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旁招俊乂說見前。愚曰君德無愆說用能欽承其君謂將順其美廣求賢才而用之以輔達君德於天下蓋人君莫大於務學宰相莫急於用賢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愚曰高宗明哲作則三年不言一旦舉說於匹夫而相之風聲所動海內共仰故王謂四海咸仰朕德是汝之風所致苟

非輔吾德於既聖何以慰四海之望哉故喻之曰手足具乃
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媿恥若
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
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孔氏曰正長也先世長官之臣。保衡阿衡說見大甲
烈祖說見伊訓。愚曰高宗旣以身爲喻又以古爲證。三
山陳氏曰湯學於伊尹湯之爲聖乃尹輿起作成之。愚曰
尹在畎畝卽欲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其自任
之重如此故能佑助我烈祖至於皇天與天爲一說者依然
爲相迹與尹同不可不以尹之事業自期爾庶幾開明保輔
我無使尹專其美於商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愚曰高宗又以君臣遇合之機勉說謂君非得賢則不能為治賢非得君則不食其祿（孔氏曰祿無道教則恥也）以君臣相得之難而見於今日相遇之盛爾其克紹乃君於先王永安斯民於求久高宗既以伊尹期說又以成湯自期故說盡禮而承之曰敢答對發揚天子之美命（違其命則非對隱其命則非揚）謂任阿衡之責不敢辭也（蔡氏曰克者責望之能之辭敢者自信無謙之辭）

高宗肜日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工豆切）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句[illegible]）

孔氏曰雊鳴也祖己賢臣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孫氏曰肜者相尋不絕之意繹者尋繹其祭也○呂氏曰古人祭祀誠意纔一散雖祭猶不祭故於明日又祭所以充其誠意以感神○唐）

孔氏曰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書今高宗之訓亡（○呂氏曰叙有二篇書）

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不通至過惡貫盈者始出災異以警懼之其災異之來常淺賢君至誠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或稍有少過則隨觸隨著亦淺

有災異非災異之非常也雖王者無災異而常恐懼曰天其垂戒於予乎此遠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弼又下逮天工夫其德則天大則測為大矣

故祭祀一有過差而飛雉之變隨見

高宗肜日 凡二章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蘇氏曰於繹祭之明日有野雉鳴于鼎耳此為神告呈以宗廟祭祀之失實矣○徐氏孟子注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三山陳氏曰惟先格王心之非而正其祭祀之事則異自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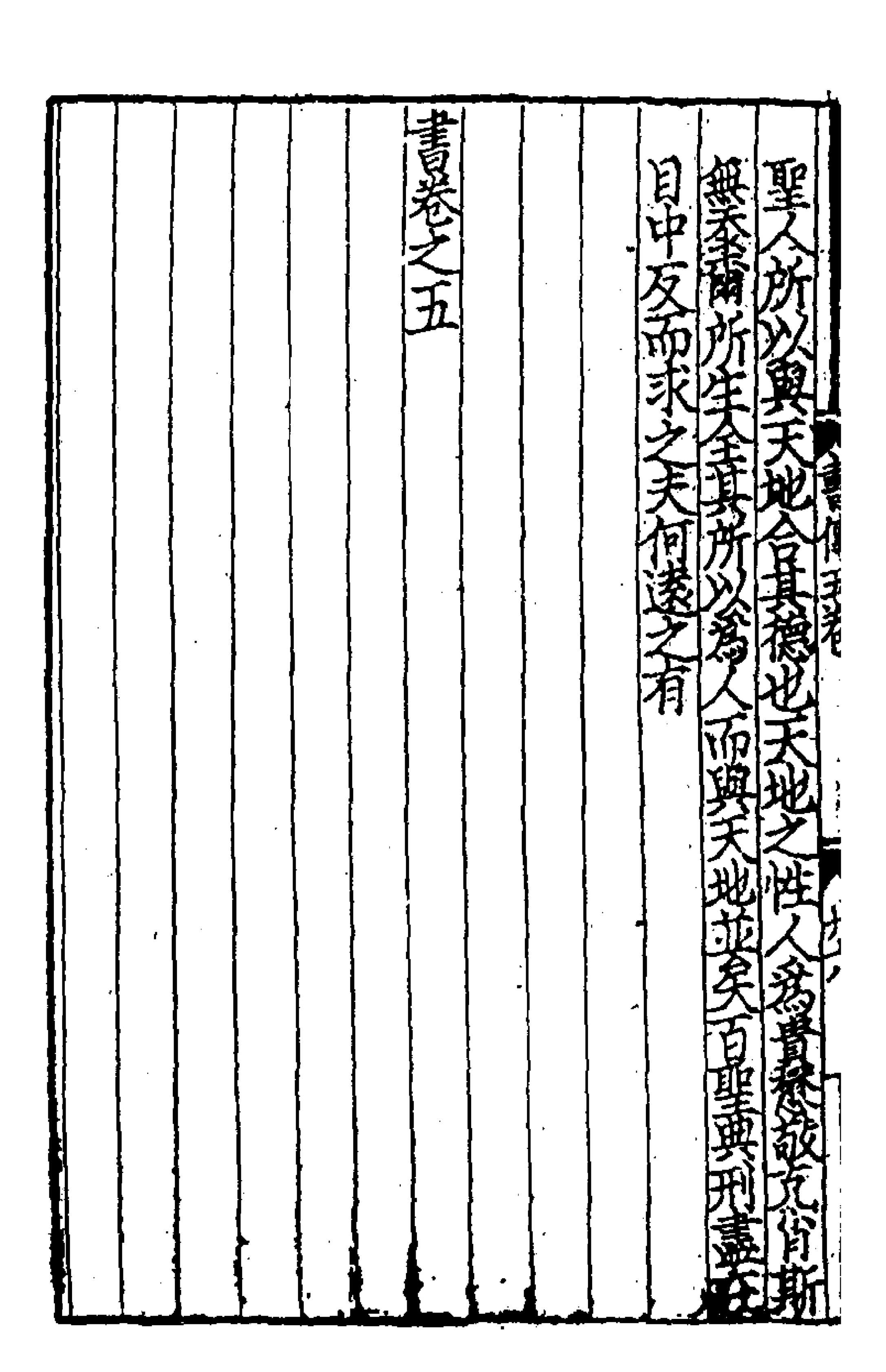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孔氏曰典常也呂氏主也曰聽服孚信司主胤嗣也○吳氏曰昵褻瀆也○林氏曰天監視下民禍福無常惟常主於義耳以氏曰我譏說也

民所行合義則天之降年有永不合義則天之降年不永其不永者非天固夭絕其民蓋民之不義自中絕其命於天也○蘇氏曰民有不順其德以行義不服其罪以改其不義天未即誅絕而以孽祥為符信以正其德人乃不悔禍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蔡氏曰祖己之意謂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以自恕○吳氏曰上天福禍其命孚信不差因善惡而加之所以正其德也此正其罪之正○新安王氏曰天既孚命以正其德善之意民乃曰欲如我之何頑是猶使悖於獲福辟禍也亦悞矣民與王實與雊雉異天之禍福則同○林氏曰高宗豐于昵不意者有祈年請命之意如漢武帝之於五時八神蹴故祖己先論壽夭之理常以義為主有壽不可以禱祠而增夭折不可以禳禬而延惟能常敬義雖不祈年之永而自永王之所職在於敬民吳氏曰司主也言王之職主於敬民若以祀典而偏於也初職在敬民則豐之祀亦將為不經矣民父天母地以生烝非天之嗣王能敬民則上天監義降年自永吳氏曰保民之命則能保己之命不必謂欲王以小民祈天永命是也不必豐于祭祀祀有常典若過常典

而務盡後乃所以資神也呂氏曰神謂誠將宗之精氣為宗既此言禮行以祈以通以誠後人後有病去人之氣觀所學最難驚後方知行之愼哉也○新安王氏曰自天子以上皆格王之非心典祀一句則正厥事也三代以下陳氏曰祭戶然後祭昔不以祭又不以宗而祭民斷不經而逆禍至欲其開而目覩也○然嘗推天嗣之義作原人篇曰太極吾性也兩儀吾體也清明粹精吾之神也湛然太虛吾之量也健順有常吾之剛柔也施生覆載吾之仁也長育收藏吾之義也上天下澤吾之禮也聰明顯昭吾之智也四序不忒吾之之信也保合太和吾之樂也四海九州五嶽四瀆吾之蘊藏也光風霽月吾之襟韻也陽和麗日吾之氣宇也雨露之潤雷霆之震雪霜之肅吾喜怒哀樂皆中節也一氣流行充塞宇宙吾浩然之氣也雲漢之昭回山川之明秀草木之榮華羽毛鱗介之飛鳴游泳吾之文章物采也造化之工吾之運用也於穆不已吾之純誠也神化莫測聖而不可知之妙也此



聖人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參故克肖斯無忝爾所生全其所以爲人而與天地並矣百聖典刑盡在日中反而求之夫何遠之有

書卷之五

西伯戡黎　　商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咎曰乘侵而勝之也○孔氏曰黎國名唐孔氏曰在上黨東北之西○薛氏曰在上黨壺關縣○薛氏曰殷人咎周之不伐殷湯東州黎縣○孔氏曰黎近王畿恐黎有亂○張氏曰紂既惡周以黎近周故周伐其同惡之黎以警懼之庶幾其遷善○孔

氏曰祖伊祖己後受紂也賢臣帝乙之子嗣立無道○王肅

云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詳見顧命注○史記文王伐黎

四而以服殷西之地紂服之○呂氏曰比西伯即武王非文王也

矢殷伐黎以後佐武王軍至紂廢以偏師伐為西伯之〔愚曰戡以兵勝之之謂

西伯何待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

○三山陳氏曰祖伊警懼奔告于王欲王改過圖全也陳氏

蓋西伯所征伐之乃西伯之職於事殷實未嘗失祖伊之憂非憂西伯

有反商之心蓋以殷之亡以告紂欲紂感悟修德以保民

人臣已於此見周之將興於天下將有所歸紂猶不悟則

可謂也且湯本末皆以伐桀惟憂於伐不得已何民望於此乎不然

南征北怨湯迫於事勢之不得已以伐桀革夏者湯之伐其本心伐紂之心而伐桀實非於此西伯之事案可謂湯之於桀猶此祖伊所以謁紂
三山陳氏曰武王戡黎實有圖商之心愚謂紂凶悖殘過則武王退處臣位戡黎之事猶方伯之職爾

西伯戡黎九一章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至今王其如台音怡

葉氏曰將言天絕我殷命故告稱天子○孔氏曰天已畢訖我殷之王命格人至人也○元龜說見禹謨○唐孔氏曰無敢知吉皆言必凶○三山陳氏曰非先祖在天之靈不佑助子孫惟王淫過戲怠用自絕於天故天從而棄絕之○愚曰不肯享有其安康之玉食謂自作不靖不虞度天性謂迷亂不省其不蹈循其典謂其越典常此皆天奪其魄而棄之

也。○孔氏曰摯至也今我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降威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陳氏曰天之不降威誅而大命俗謂之不至殷將自喪○或曰今王其當如我之恐懼而改悔孔氏曰言紂不能如我蔡氏曰上言天棄我下言民棄我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蔡氏曰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孔氏曰祖伊反報紂言汝罪衆多參列於上天天乃誅罰汝汝乃能責命于天乎呂氏曰大人與天同德故可以責命於天如孔子謂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相孔子則可。○或曰祖伊以此言命紂以命言命以性言命者責其靈天性而自滅則天作孽猶可違天豈然哉之乎責其命之意是以命言命如今人之極惡大罪而亦曰我死生有命則桎梏之死豈正命乎殷之即亡立可待指汝功事汝不得無戮死於殷國三山陳氏曰善有善之功惡有惡之功責其惡之成也。○新安陳氏曰謂汝所行之事雖邦人猶當戮汝況於天乎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句句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殺祖伊猶得全則殺比

人主不恤者有多矣。○三山林氏曰天與人從而紂反肆然自恃在天則民怨益深天怒益甚雖諸侯未叛而紂民周將肆然為亂矣其後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之兆周師之出則祖伊之言驗矣。○或曰祖伊之言亦在於紂肆虐未甚之前不然豈不加以戮耶商之季孟子謂比干與箕相之故久而後亡者亦於此可見。○三山林氏曰祖伊告王懼周人之伐商耳然始終無一言及周蓋度紂能悔則周將終守臣節豈敢伐之呂氏曰商有賢人如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賢不用爲戮之君六七作遺澤在人使紂因祖伊言興懼改行猶未亡也紂長惡不悛則殺民自相率而叛矣又安能禁周之不應天順人哉是知商之存亡在紂之能改與不能改而已周之戡黎雖足以推殺之必亡而殺之所以亡則不在是也祖伊可謂知本矣呂氏曰商民於周乃不共戴天之仇祖伊乃無一言涉周如人之貶盜一家道將末足爲好至仇讎亦謂之好則負爲好人於此亦周之盜諸不可及歟

# 微子

商書

呂氏曰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於朝共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君子相與私議於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父師少師

食謂取而食之無有災害言縱民爲惡○愚曰天地神祇人共敬畏而祭物乃容民攘竊不禁況於草竊姦宄乎○新安王氏曰此咎微子章竊及罪罔常獲之意言由上所致也

降監平聲殷民用乂讎斂力驗反召敵讎不怠

愚曰監如監臨之監下監治殷民者其用治惟在於讎斂讎謂虐民如讎斂謂取民無極此皆召敵讎之道曾不懈怠呂氏曰古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紂今爲虐不怠其爲讎之不懈紂雖反而爲善則[illegible]能爲堯舜孜孜爲善亦同日爲惡不息之力耳○新安王氏曰此咎小民爲敵讎之意

罪合于一多瘠在亦反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愚曰上下同惡無一正人故瘠病之多無有詔諫之者商今其有災我只得起而正之忖受其禍敗言欲以死諫紂商其淪喪我罔爲他人臣僕言不忍去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呂氏曰我既不出商家又不可絕祀告微子若出亡却合於道○蘇氏曰刻害也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紂忌此二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呂氏曰箕子之意尚欲納諫紂以回其心箕子自謂當諫我一人合救若逃亡則紂心之疑已去我言庶幾可入若王子弗出紂終疑言以不聽諫我其害甚於喪亡無日矣○新安陳氏曰微子以存宗祀去則殺身之禍猶可偏在比干尚何宗社之可保乎故曰我乃顛隮○三山陳氏曰忠臣之於國明知其大無道明知其天命之將絕亦未嘗不勉強扶持之以求其百一千一萬一之幸未有安坐而視其亡者○新安王氏曰此答遜荒顛隮之意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孔氏曰靖謀也蘇氏曰安也○愚曰吾三人各自謀行其心之所安以自貢于先王而已我不回視汝而行遯林氏曰三人皆紂懿親微子箕子身居嫌疑之地比干則無所嫌紂雖不可諫猶當強諫以幸貴萬一之從惟所處之變異故去留不可拘一定之迹○呂氏曰無愧於心無愧於天乃自安之道夫反之於心而果安則質之鬼神無疑所謂自獻于先王者在其所安須識此心之正使有一毫之私則安非所安

矣○張氏曰先王之所望於臣子惟忠與孝微子出存商祀
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自獻以其忠其死若
非激其囚者非汙其去者非叛各出其志以期無愧於先王
而已林氏曰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
其所是微子歸周在武王克殷之後當其於紂始終遯荒野戰禍自全待紂之惡過極乃其宗祀之亡以後計其付遯以求本心也至紂惡亦不必為
武王所以然是不忍殷祀之亡也而抱先王祭器歸周以為商請後蓋無可奈何之計豈本心哉或者乃謂微子抱祭器歸周為行遯則是以紂
在時猶抱祭器以去也國豈微子所忍為哉○愚曰箕子答微子而比干無言者與箕
子同也張延之曰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強者亦所難辨也比干以死無所告人而箕子
微子云云者尊去就之義也○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朱氏曰箕子諫紂紂囚以為奴箕子
因佯狂而受辱比干諫而死按此二事皆曰在微子作誥之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朱氏曰三
人行雖不同同出於至誠惻怛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龜山楊氏曰三人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泰誓上　周書
易大傳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

之事耶○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

可謂至德也已春秋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名武武王樂名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

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曰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子曰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伯夷叔齊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

齊亦不迯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不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孟子武王伐紂

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

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蘇氏曰夫子言大哉堯巍巍乎舜禹也禹吾無間

然其不足於湯武明矣○唐孔氏曰經云大會孟津故名泰誓顧氏曰泰者大

之誓故天子之子曰太子物曰太宰○新安王氏曰古文太字只用大字今文又從以泰易大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新安王氏曰經言十有三年春序言十有一年序文誤耳字

言一月即武成一月壬辰之月也戊午即中篇戊午次河朔之日也愚曰洪範言十三祀王訪箕子武成及洪範序訪箕子事皆在克殷之年則序十一年當從經文爲十三年○漢孔氏論曰漢儒謂西伯受命稱王十一年若是則以紂之惡在位誰敢說乾而因之至其殁已稱王又偃然不問者十三年此豈近於人情哉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得謂之服事乎謂西伯稱王起於何據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豈不然哉十也方其辭國西去既西伯之賢其在崎之使西伯稱王是猶反之國一子不以爲非依之以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不非其父而非其子也謂於人情耶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爾故以西伯戡黎爲文王受命以爲元年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久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又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伐商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反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中間不得改元則詩書所載繫然不辨矣孔子嘗蔽周之時異說之紛紛亂世故修六經以示言萬世孔子沒云聖稍遠諸家小說後興與六經相亂於漢以來莫能辨正今卓然一信於六經則十有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爾何疑哉○三山陳氏曰泰誓只言文考未嘗言文王至武成始追王之故稱文考文王○林氏曰古者諸侯即位稱元年未嘗有改元之事至漢文帝始稱後元景帝始稱中元耳○愚曰受命稱王之謬始於司馬遷蓋所不爲誣文王爲之辨○愚曰當文王時紂天命已去武王嗣位惟欲繼文王以事殷至十有餘年之久紂終不悛天命人心所迫始不得

已舉師故序不言武王十有一年伐殷而言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所以著武王之心也○呂氏曰春秋惟定公無正書昭公之喪未歸定公未立故不書正今紂之正朔已絕周之正朔未頒故止書一月見君臣之分甚嚴所以正天地之大義也○孟津說見禹貢紂都朝歌在河北武王伐紂必自孟津濟河而北○新安王氏曰將渡河作第一誓已渡而次作第二誓將行作第三誓故總云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吳氏曰湯誓之辭裕泰誓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泰武之數紂也書無譏者不

範氏以為近泰誓皆喚出於晉以武以為示爾時本文也

泰誓 九八卒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呂氏曰大會所謂不期而至者八百國也三山陳氏曰此皆書語非能及觀人心者

向則八意可知使武王此文者為不萃此一国不可強況八百国乎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說見湯誓○冢說見伊訓（以刑牧王氏曰[illegible] 以伊訓冢君如冢宰冢子之類）○愚曰言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孔氏曰越於御治也治事之臣及衆士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丁但反）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新安王氏曰萬物稟氣於天受形於地故曰天地萬物父母○廣韻曰靈神也善也妙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呂氏曰一元之氣初無厚薄得其全者則為人得其偏者則為物○愚曰人心備萬物之理才備萬物之能御物而不御於物是為萬物之靈（新安邵氏曰人目收万物之色耳收万物之聲鼻收万物之臭口收万物之味）○孔氏曰亶誠也○聰明說見堯典○新安王氏曰誠聰明者生知之聖也（呂氏曰非靈之外別有聰明不過精粹清徹能全此靈耳）○元后說見禹謨○愚曰天地雖萬

物之父母而不能自全其愛人雖萬物之靈而不能自保其
靈亶聰明之聖人則又人之靈者也故俾之作元后以父母
斯民裁成輔相使民物各得以盡其性然後天地之愛始全
而三才之道始備此言天地立君之本意也○呂氏曰此雖
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轄百王之標準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
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彼皮反)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
忠良刳(口胡反)剔(他歷反)孕(以證反)婦
愚曰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惡孰不知敬
天今紂天且不敬況於他乎宜其不知體天愛民而為惡日
深也○湎說見酒誥○孔氏曰冒亂女色○愚曰以無所敬
愛之心又昏於酒荒於色(新安王氏曰聰明文在)人欲愈熾則凶惡愈
肆敢行言果於暴虐也○新安王氏曰罪人以族則濫及無

妾官人以世則濫及無辜○孔氏曰土高曰臺臺上有屋無室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東陽馬氏曰侈服謂凡服用侈靡不止衣服飾匱民財以殘害萬姓○陳氏曰此言紂殘虐不能作民父母也呂氏曰紂為惡即是此心亦不過以私心暗而已使其私心自謂將卑上帝慢神祇小民得伸其私故比見七尺之軀欲出此皆不知故聚人以私利顧剝而奪其欲意人欲以私到極新而以自甘鍚天下之大以自奉一身皆出於私其害皆以知仁可於此乎細看○新安王氏曰刳剖也剔去肉也孕婦懷子者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呂氏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至此天理盡滅紂之心即天之心天本無怒紂之惡極故天之怒與之俱極○愚曰天命文考何自而見觀人心歸文王而然紂此即天命○呂氏曰天威非敬則不能將毫髮之僭即是人欲非天威矣○三山陳氏曰文王所謂大勳豈有利商之心哉使其道得達於天下化紂改過自新則文王就臣位可以無憾天下之民各得所

安豈非文王之心乃歉乎惟其不然所以為未集其言未得遂文

王之志望道而未見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

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林氏曰發武王名文王大勳未集則集其勳者在武王不可

緩然予與汝諸侯君臣之分不忍遽伐遲遲以觀紂之政

冀其悔悟然而十三年而紂無有悛改之心漢儒不察乃以觀政轉為觀兵附會

[illegible]之說○程氏曰觀政[illegible]貫特一二年今日天命

[illegible]

夷如原諸侯之夷言倨肆也○孔氏云

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也犧牲說見微子○孔氏云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既盡也○林氏曰如春秋所書鼷鼠

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謂既于凶也如人家氏將孫而亡者

牲所謂既于盜也○愚曰既于以盜而紂不顧乃曰吾有有命恃其民命不懲止其侮慢以紂所謂有民徒見天下林林之衆耳不知民心已離所謂有命徒見身居人上耳不知天命已絕○林氏曰雖至惡苟知畏天猶或有所不爲紂至此則自絕于天地者決矣故武王遂伐之亦猶湯之伐葛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良亮）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三山陳氏曰此武王自任之辭天佑助下民必立之君師以治之敎之（愚曰君師皆一人之身漢唐賢君但知有爲君之責不知有爲師之責故刑政徒尚敎化不興師不知所作盡則不足以盡君道也）爲君師者當相上帝以寵愛綏安四方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者獨不在我乎○愚曰有罪者所當伐也（指紂）無罪者所當救（指當時之民）其志在乎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而已予何敢踰越也○孟子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

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同力度（徒各反）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致天之罰。

林氏曰既言紂罪當討，又言討之必克。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新安王氏曰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曲直也。○釋文十千曰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林氏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至有臣億萬，然皆懷離心；我有臣三千，雖少於紂，然皆合為一心（無垢張氏曰心存於利則人各有心，心存於義則古今一心）。○三山陳氏曰心一耳，安得億萬？天下之理，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紂不能合人心於一，以其私耳。○愚曰惟億萬心，則其力不敵矣；商罪貫積（蔡氏曰貫通也）盈溢，則其德不敵矣；天命誅之，則其義不敵矣。○唐孔氏曰天命我誅紂，我若不誅，是逆天之命，與

恤民之心則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呂氏曰天理與人欲只一個當爲與不當爲當爲者紂之淫虐以爲其所不當爲出於逆天今日天所命武王伐紂是當爲也若不往伐則是不爲其所當爲亦紂之逆天其罪與紂同耳○新安王氏曰弗順天則罪與紂鈞故早夜祗懼○言敕天之命而不敢自寧於是致天罰焉○三山陳氏曰紂之惡在不赦上天文王之德在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夙夜祗懼蓋與不敢違天分焉使武王以天命人心之歸己泰然自以則不得爲武王矣○孔氏曰受命文考告文王廟○類說見舜典釋文類祭名也○孔氏曰祭社曰宜孫炎曰宜求見福佑○毛詩傳曰冢土大社也呂氏曰此與湯敢告于上天神后同○三山陳氏曰此所謂參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者○唐孔氏曰伐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不可失

愚曰矜與天亦哀于四方民之意同○三山陳氏曰天人一理民之所欲天所必從孟津之會八百諸侯豈人力哉○葉氏曰紂穢德濁亂天下故伐紂爲清四海○呂氏曰天時灼

然不可失此正敬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意非後世所謂秉機

會赴事功之比也三山陳氏曰時者猶之宜也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使武王居文王之時則當服事商矣使文王居堯舜之時則當行揖遜矣豈非伐商乎武王之時乎禮運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

王伐紂時也

泰誓中九七章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林氏曰上篇是在河南將渡孟津時作誓而後渡河也中篇是戊午日既渡而次舍於河之北次訖又誓也下篇是戊午之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也○令五申謹之至也○孔氏曰次止也○徇說見胤征○林氏曰武王先渡次河朔然後諸侯之師畢渡來會王乃巡行而誓之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

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一

葉氏曰前篇師大會邦冢君誓之比與後一篇獨言西土有拔君子者蓋紂都東北民被其惡者深不待累告而知其可伐西土漸文武之德被其毒者淺猶恐未知伐事如宅民之以湯爲不卹我故申告其衆又告其君子呂氏曰以法自近始八百諸侯雖以義從武王惟湖西之士諸侯爲本國之人被紂禍者則不以爲疑○林氏曰周都在西故以從者爲西土諸侯人○呂氏曰人心本無息如天行健在人用之如何吉人用於爲善固思日孜孜凶人賊其良心善端幾熄然猶挈挈爲利蓋此心本未嘗息人自錯用之爾○孔氏曰力行無法度之事曰無妨張氏曰使紂殺其爲惡之心以爲善則聖賢可至也推其所趨之異耳○孫氏曰耇老面黎色似浮垢○愚曰播散棄去也昵狎愛也比親近也○呂氏曰老成當親紂反播棄之罪人當遠紂反昵比之愚曰老成者紂不知其爲老成而反以爲罪人也罪人紂不知其爲罪人而反以爲老成也使其知之必不至此○林氏曰淫色酗酒肆爲暴虐臣下

化其惡分朋作仇脅以權勢更相殄滅横及無辜吕氏曰君子以道義相朋越宇宙以同心小人徇私一爲朋黨則相傾害唐李林甫楊國忠以利相爲朋後亦以利相傾覆小人既相賊害則不顧天下自然流毒及民至於相屠殺生靈塗炭○吕氏曰無所告訴而呼天穢德彰著聞達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張氏曰佑言天之所助命言天之所命○夏氏曰桀昔升爲天子今降之昔居於天位今黜之○孔氏曰浮過也傳訓浮林氏水上爲浮○三山陳氏曰紂罪過於桀觀湯誓泰誓則桀所不爲者紂無不爲之○或曰剥傷害也喪亡去也元善之長良善也謂微子擯黜賊虐謂殺比干諫謂比干諫死張氏所謂謀而辭之爲諫順而助之爲輔○吕氏曰命即至公之理豈可以爲已有說已有便見紂之不知天既不知天命自然不知敬乃天之理故謂敬不足行自然

不知鬼神之德故謂祭無益自然不知民之當憂故謂暴無
傷四句一理只緣根本錯○三山陳氏曰謂者敢形於言也
夏王有罪而商黜之商受罪過於夏則周黜之厥監在近何
所疑乎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
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愚曰甚者預期之辭○三山陳氏曰此武王以天下之責自
任○夢說見說命○呂氏曰武王之卜非今人之卜蓋其心
與天地等又合乎幽明通乎鬼神○唐孔氏曰協合襲重也
三山陳氏曰孔於夢卜見於休祥皆有吉兆聖人先天而天弗違故夢卜休祥特以為此心之證耳若踐戒不當為而求其合又安足恃
○唐孔氏曰戎兵也以兵誅紂必克之夷平凡人也或曰夷傷也夷人猶傷殘
人○新安王氏曰心謂意慮德謂所行呂氏曰億兆人離心離德則皆為獨夫矣○孔

氏曰亂治也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及文母劉氏曰子無臣母之理蓋武王之后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呂氏曰武王臣同心同德者豈止十人特舉其大者言之○愚曰重人舉大事下觀人心上觀天心稽之卜參之夢又必得仁賢以爲輔不敢專也○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或曰仁人謂十亂○呂氏曰有仁人則觀者斯能觀無仁人則觀者亦爲蔽紂無仁人雖織子之親不爲用觀有跡矣周有仁人雖海濱之老來歸皆若赤親矣○孔氏曰天因民以爲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愚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湯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同上下疑有錯簡東陽馬氏曰百姓之有過必在我一人何所不至今天下之紛如此我可不任其責乎今此所以必往伐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仁氏曰舊揚我武入紂之疆非及無辜取彼凶殘之人如紂歟懋哉等而已○愚曰張大也湯放桀以安民吾今亦伐紂以安民則於湯有光然東陽氏曰湯放桀而有慚德今我亦然武之事則無慚矣○呂氏曰武王伐湯後

[illegible]以上[illegible]湯之。○呂氏曰此武王激厲軍士作其氣
勢也。○孟子則取于殘殺伐用張
勗[許玉反]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力甚反]若崩厥角
孔氏曰勗勉也。程氏易傳曰夫剛立之稱。趙岐曰子者
男子之通稱。孔氏曰夫子謂將士[東陽馬氏曰夫子如云丈夫男兒也]無敢
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以伐之則克矣[唐孔氏曰以兵伐人]
[illegible]民畏紂之虐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蔡氏曰民畏紂如此汝當一心德以立功]
。愚曰此章疑缺文。○孟子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
崩厥角稽首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呂氏曰紂之亡惟離心離德周之興由同心同德前既詳言
至此複提起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其功克垂無窮
泰誓下九五章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孔氏曰戊午之明日。愚曰大巡謂周遍也。林氏曰天子六軍武王尚爲諸侯但有大國三軍史指諸侯所會之師摠述其多故曰六師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側略反）朝（陟遙反）涉之脛（戶定反）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音鋪）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君子說見酒誥。。無垢張氏曰天有顯然之道其禍福各以其類而彰善福之類也故善自取福惡禍之類也故惡自取禍以類相召天豈有心哉（淵曰聲大則響大聲小則響小形正則影正形斜則影斜類也和致和以待人則人亦以和敬[illegible]以加人則人亦以怨應之亦類也傳曰天道[illegible]地[illegible]敬之曰類而已顯彰言其理之昭昭非[illegible]）

○三山陳氏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此人道之常不可須臾離者也。狎侮謂見旅獒。荒怠謂見禹謨。愚曰五常天人之理也紂既褻狎五常故上則自絕于天下則結怨于民周氏曰天非絕紂紂自絕于天民非怨紂紂自結怨于民。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呂曰朝涉水理所當然斮人理所當戒紂天理斷滅故人所不爲者皆爲之。愚曰二事可忍孰不可忍是以作逞其威以殺戮人毒害痛病及於四海。三山陳氏曰姦宄回邪之人不知五常者也自然與紂相合故尊崇信任之師保以五常教君者也典刑即五常之命於法度者也正士以五常修其身者也自然與紂不相合故放黜之屏棄之囚奴之斷棄王氏曰放黜囚奴即是指箕子郊社宗廟五常之不可廢者也則不修不享奇技淫巧五常所無也則作意爲之以悅婦人上天不順其所爲視斷也斷絕降下之使之喪亡林氏曰時哉喪於此時豈非天有顯

道厥德惟彰乎罰之者天也奉天者人也爾當孜孜勗勉奉我以敬行天罰苟不知孜孜與恭行之理則反蹈乎侮不敬之機矣愚曰苟玩敵以驕肆畏敵而沮怯見利而貪恐要功而妄殺皆非恭行天罰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上音田下子廉反〕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呂氏曰人君繼天爲后職在撫民若縱暴虐民是仇讎也古人蓋有爲而言武王有爲而舉不可以辭害意人心歸則爲天子〻離〻爲仇讎次〻漸〻王氏曰紂大爲威殺無辜及其父子兄〻〻〻長世讎〻愚曰世讎〔[illegible]〕非特一時虐我之讎而已〔[illegible]〕[illegible]○孔氏曰立德務滋長〔[illegible]〕夫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三山陳氏曰惡本不去則武王之德無由滋於天下殄絕也殲盡也○孔氏曰迪進也○愚曰

果敢而決也毅強而確也左氏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孔氏曰登成也。

林氏曰我能大與汝去其讎則是撫汝而可以為君矣汝衆士庶進其果毅以成汝之君張氏曰登升也猶詩言陟元后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新安王氏曰不迪謂不迪果毅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孔氏曰稱父以感衆也三山陳氏曰西土被文王之化深故稱文考以發勵之武王此舉乃卒文王之伐功文王非有心於得天下而救民於水火乃文王之志也○三山陳氏曰顯亦光也比光為猶著四方遠於文王故言光西土近文王故言顯大受多方四方歸則受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唐孔氏曰勝非己功敗非父罪崇孝責己以求衆心○愚曰武王以至仁伐不仁有

不戰戰必勝而後膺受克于此見武王兢兢業業之誠心巳

陳氏曰此章當與今朕必往一章對觀之○蘇氏曰兵凶事也以武王與紂而猶有勝負之憂爲文王害是以先王重用兵也○愚曰用兵之道惟不敢以爲必勝故能必勝自古用兵恃其必勝而敗者皆是也

# 牧誓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去聲)虎賁(音奔)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孔氏曰戎車兵車也○風俗通曰車有兩輪故一車謂之一兩○三山陳氏曰以其兩輪車數則稱乘○周禮教戰以車爲主車驟則徒趨車行則徒進車坐則徒坐止車作則徒起新安王氏曰管仲作內政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是五十人有車一兩廣儒言乘馬六法則曰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且以周官考之則六鄉爲天子之六軍六遂副之在司爲公卿之采地軍制成於鄉遂其外立甸不與也方其在鄉五家爲比比長主之五比爲閭閭胥主之四閭爲族族師主之百家五族爲黨黨正主之五百家五黨爲州州長主之二千五百家五州爲鄉鄉大夫主之國一萬二千五百家又其起軍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主之名曰兩者二馬故也其名之二兩司馬者所長始有兩馬故也卿五十人有四馬而一車具矣內政旅以爲小戎因舊法不變也百人爲卒卒長主之五百人爲旅旅帥

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主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帥主之古一章二十五人則什長承則以上其所將名皆隨將大司馬用此圖發實以起軍放其制皆不可以出此言之管仲分國為二十一鄉法亦成可物遂之濃而五十人為小戎猶存周制之舊也若十十五人為行衛閒而井先王軍旅之數也一乘則春秋以後列國益爽。孫氏曰賁奔也虎猛物也又賁逐為其猛甚矣。孔氏曰牧商郊地名。蘇氏曰春秋傳與秦戎戰皆七八百乘武王能以三百乘克紂者其德與政皆勝且諸侯之兵助者衆也。愚曰言車數兵數見武王克紂以德不以衆也衆誓言六師總指諸侯所會之師也此言戎車虎賁獨舉武王自其之兵也餘見或問

牧誓九四章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林氏曰武王以戊午渡孟津越五日癸亥陳于商郊以俟說見或問甲子朝誓將與紂戰。昧爽說見太甲。釋地曰國外曰郊。鄭氏曰郊外曰野。司馬法曰三王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

我民志也。呂氏曰牧誓以爻刃而誓 三山陳氏曰禹有甘誓 止戮[illegible]甘誓湯誓則一

商武[illegible]至四[illegible]殷俗[illegible]又[illegible]也

王左杖直亮反黃鉞音越右秉白旄音毛以麾許韋反

唐孔氏曰大斧曰鉞黃鉞以黃金飾也旄旄牛尾。新安王

氏曰杖鉞示誅有罪秉旄所以麾三軍進退。呂氏曰武王

自臨陣與士卒同勞苦

曰逖他歷反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師氏千夫長上聲百夫長及庸蜀羌髳音茂微盧彭濮音卜

人稱平聲爾戈比去聲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三山陳氏曰逖遠也西土人至此遠矣得無勞乎所以慰撫

之。愚曰友邦冢君指所會之諸侯 三山陳氏曰友邦[illegible]冢君[illegible]及西土至此又

合友邦君言之。三山陳氏曰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即諸侯之三卿 林氏

曰時武王[illegible]曰亞副武臣之職小

三[illegible]

宰小司徒之類也旅衆也副貳以下是也。師氏謂其視命

（蜀曰師氏掌兵在王左右者也）。葉氏曰百人爲卒卒有長所謂百夫長也五

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皆有帥則千人之間宜亦有長

所謂千夫長也。蜀曰按左傳庸濮近楚蜀西蜀羌西羌。

孔氏曰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八國皆蠻夷。呂氏曰當

時歸者八百國舉遠以知近舉小以見大。孔氏曰戈戟干

楯也。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相並扞敵

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呂氏曰令各各嚴整（以聽）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頻引反）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悉各反）今

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

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三山陳氏曰言紂於夫婦父子兄弟君臣之天理皆倒置。

孔氏曰索盡也。愚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物以反常為妖牝雞司晨以陰婦人用事是反常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其妖也。孫氏曰婦姻昏已也泰誓言紂之惡終於悅婦人牧誓言紂之惡始於用婦言豈非紂之亡始終出於此乎列女傳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舉者貴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為長夜之飲妲己之所言之百姓怨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為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林氏曰炮烙者殺人一笑則炮烙已不直又過從紂已。愚曰此是不知夫婦之正。呂氏曰紂昏棄其所陳之祀而不荅蘇氏曰祭所以報也故謂之荅。愚曰此是不知祖考之恩。孔氏曰王父祖也王父弟同祖之弟也母弟同母之弟也。蘇氏曰王父弟及母弟皆先王之遺嗣不以道遇之。愚曰此是不知兄弟之愛林氏曰紂既為妲己所蠱惑聰明蔽蔽故無所不昏。孔氏曰逋亡也紂棄其賢臣而尊長多罪亡走之人信用之。愚曰此是不知君臣之理。三山陳氏曰人道之常蕩然則天罰所必加。呂氏曰恭

行天罰下西軍律嚴整便是所謂義理不外於法制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許玉反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音皮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孔氏曰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新安王氏曰此足法也。孔氏曰伐謂擊刺。新安王氏曰此手法也無若張氏曰休止以養其力戮齊所以整其節○林氏曰湯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雖齊而不齊之師不可以無紀律也○孔氏曰言當按進一心○新安王氏曰如此則不輕進不多殺所謂而能取此所謂節制也○蘇氏曰孫武此言以其動撿其節故不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少者少伐而整齊之○呂氏曰戰陣不可長此形勢皆下戰無慮行陣嚴整此齊所不必要人之法盡皆兩名若有后復其其長短自止兵上各自整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二句如一人後世之師有追奔逐行二百里者無紀律矣○孔氏曰桓桓武貌貔虎屬也羆如熊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蘇氏曰紂師能奔來降者勿復迎擊以勞役我西

土之人呂氏曰陷士人曰服以狃擊而已○愚曰始言步法止齊而曰夫子勗哉中言手法止齊而曰勗哉夫子用兵以節制爲尚以武勇爲先武王詹其或狗故喻以虎貔之勇又詹過於勇而妄殺故以殺降爲戒而又曰勗哉夫子反覆其辭三致其勉爾所不勉則於爾躬有戮兵事尚嚴不容不以威儆之也呂氏曰王之誓比前代雖繁然曰勗哉有戮比甘誓威嚴之辭則亦寬矣

武成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新安王氏曰識記也步自周于征伐商往伐也歸馬放牛歸獸也自祀廟至終篇則記其政事也○林氏曰篇內云大告武成故以名篇非專主於武也○呂氏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彝理秦始皇隋文帝晉武帝亦能乘機會取天下而亡不旋踵

者素無以定之也嘗曰我浴乎天下人則曰然孰從我孰而不我從武王歿則湯伐桀曰爰及壬言其來也以卜曰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如曰武王伐紂曰受敢紂罪元所附若謂若邑曰一事而學言之湯之勝夏曰予有夙願武王勝商曰予湯事於湯事以湯武同至其異承名者以為改

武成凡六章

惟一月壬辰旁步光反死魄普白反越翼日癸巳王朝陟遙反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

林氏曰一月即泰誓一月也○唐孔氏曰旁近也月輪郭無光處名為魄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故朔為始死魄一日為近死魄望後一日為始生魄此月辛卯朔壬辰乃月二日也○禮記月明生於東魄載於西沈括曰月本无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大抵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愚按是說日為火月為水火外景水內景故月受日光而後有光○晋日月生明之夕但見其如一鉤至十五日月與日相望而人處其中方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處其旁日月而參其間則魄盡體明之時亦復見其全魄而與望反矣○朱氏

月以此[illegible]之則若月光常[illegible]曰人所立說之有[illegible]者有[illegible]故其光有盈有[illegible]既死而[illegible]生也○孔氏曰翼日明日

日也[illegible]氏曰壬辰不[illegible]事先[illegible]死魄者從十歲之日設此可考也晉[illegible]法以月紀[illegible]死生[illegible]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曆也○

呂氏曰堯史以星正時周史以月正[illegible]見晉以及至而星月則明晝易見也○唐孔氏曰舉事貴早朝

故皆言朝○孔氏曰步行于往哉始也○唐孔氏曰生明死

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呂氏曰正月丑伐[illegible]月初[illegible]又在[illegible]四

[illegible]政事[illegible]人民其成功何其速也與[illegible]高四五年而成帝業傳大宗八百年有天下異矣○袁氏曰文王都豐

武王既誅紂後歸舊都猶湯既黜夏後歸于亳也愚曰按文王有聲之詩言[illegible]

[illegible]文武之後則此時尚未都鎬

歸馬于華胡化反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愚曰此偃武之事也○孔氏曰山南曰陽○蘇氏曰華山之

陽有川險絕可入不可出桃林在華山東亦險阻桃林[illegible]

[illegible]也○新安王氏曰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

偃武之急如此以見用兵定天下非其本心[illegible]武王克殷[illegible]四馬[illegible]

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

載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天下知武王之不

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

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釁許覲切謂殺牲取血以塗其隙也包干

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為鍵字之誤兵甲衣曰櫜言閉甲兵

也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歌以為節也

貫革射穿甲革也裨衣袞衣之屬裨衣而冠冕也搢插也搢音晉說吐

活反○呂氏曰馬牛但放之當時用以伐紂者耳若天子十二閑與在廄

之馬自不廢不然則後之東征西四國將何所用晉武帝平吳去武備

唐憲宗平兩河而銷兵一有禍亂遂不可支○蘇氏曰諸侯與紂同惡

者散歸馬放牛

所以安之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

駿音俊

望大告武成

愚曰此下皆修文之事也○新安王氏曰甸服侯服衛服之

邦唐孔氏曰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其要駿大而疾也奔走於廟執事木曰豆竹

曰籩祭器也○柴望說見舜典○孔氏曰先祖後郊自近始

○新安王氏曰以武功之成告于祖宗天地及山川之神舉

事而祠所以禱也功成而祀所以報也呂氏曰武王伐紂有[illegible]不[illegible]能無[illegible]在

于諸侯在旃亦與武王同此一章文見伐紂非武王事乃祖之于天地山川曰尚貸我民其責在我武乃言武王之以告于神明為一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音泰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他綜反未集

愚曰既祭祀然後告諸侯生魄望後也○冢說見伊訓○林氏曰武王既克殷有天下故外之諸侯内之百執事咸來受新命于周○新安王氏曰羣后指當時諸侯之受命者告之○中庸曰武王末受命以追王大王王季○唐孔氏曰先王謂后稷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鄭氏云王之先祖故稱王我先王不窋弃而亦以勤爲元王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公爵劉名后稷曾孫能篤厚前人之功業詩言篤公劉可見太王后稷十二世孫名古公亶父王季太王子季歷也文王昌王季子也○三山陳氏曰太王始基王者之迹如孟子言

民歸之類可見王季纘續大王之業勤於王家如詩所稱作邦

長克君之類可見文王能成其功如伐崇伐莒一怒而安民皆

其勲也○愚曰方夏謂華夏之方○三山陳氏曰膺天命撫

方夏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大邦以力自強者也畏文王而

力無所施故以文王為可畏而有以畏其力小邦以德望人

者也遇文王而獲遂所願故以文王為可懷而有以懷其德

文王初無心於德力之辨也葉氏曰大邦畏其力然敵於天下則小邦懷其德德之也○呂氏曰文王懷我者自畏而大邦畏者非畏其力乃畏其德耳所謂德威惟畏也○愚曰統總也緒也以喻帝王

基業○孔氏曰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蔡氏曰文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大著于天下凡九年崩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

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萃聚淵藪藪澤予小子既獲仁人

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亡百反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

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

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相息亮反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愚曰文王志在安民而非志於伐商武王蓋承其安民之志

耳○孔氏曰底致也東陽馬氏曰達其罪於天地山川之神○唐孔氏曰告皇天

后土即泰誓言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天地尊之至皇天后土

皆以君言之也曰以下乃述其告天地山川之辭○蘇氏曰

有道指祖父也蘇氏曰有道曾孫見周卅卅修齋○孔氏曰大正以兵征之也

○東陽馬氏曰禽獸草木皆天所生之物○呂氏曰人君當

輔相天地參贊化育使人物各遂其性今紂於天物則暴之

絶之於蒸民則害之虐之○唐孔氏曰萃聚也水深謂之淵澤

無水名藪○蘇氏曰天下有罪逋亡逃走而歸紂者紂皆主

藏之如淵藪之聚魚鱉鳥獸仁人謂亂臣十人○杜預左傳

爲萬衆以遏亂略。呂氏曰仁人盡天地之心惟獲仁人
故敢敬承上帝以遏絕亂略亂略謂伐紂。愚曰華草木之英也
夏之名也大也中國稱華夏謂文物盛大也南曰蠻北曰貊
總言之則蠻貊猶言夷狄也。廣韻曰俾從也。蔡說見并
誓。三山陳氏曰成命一定而不可易決於伐商也肆遂也
武王居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來弔民伐罪秋毫無擾
安以安其士女而已。愚曰士女猶曰男女也詩中士多對
女言之。林氏曰士女喜悅以篚盛元黃之幣以迎我師
顯我周之當王天下也然此豈人力所能致蓋天之休眷有
以震動人心故人皆歸附我大邑周也。孔氏曰神庶幾助
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三山陳氏曰伐紂之舉天人皆不能違況鬼神乎何不[illegible]能成功[illegible]我
之羞亦相之羞也。東陽馬氏曰謂人爲紂以[illegible]。愚曰武王以至仁伐不仁不敢視以爲以勝故以出[illegible]至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肖刊反即陣也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

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丁老反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匹消反杵昌呂反一戎衣天下大定

三山陳氏曰戊午即泰誓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愚曰紂衆叛親離周師既至必將有內潰迎降之事故陳于商郊雍容不動以俟之所謂俟天休命也已而前徒倒戈非天之休命而何。昧爽說見太甲上。愚曰旅師也。孔氏曰如林言盛多會迎戰也北走也杵舂器漂杵甚言之朱氏論語註曰杵或作鹵楯也。三山陳氏曰紂之衆無有與周師為敵者前徒自倒戈攻其後以北走甚其後乃紂之惡濃民怨之深故因此反攻之殺人之多理所宜然非武王殺之也。薛氏曰戎衣甲冑之服。愚曰武王之兵初不血刃但一被戎服天下已大定。皇極經世紀殷自成湯至紂二十八主凡六百四十四祀起乙未盡戊而天下歸周自武王至赧王三十七主凡八百六十七年

[illegible]邵周上

乃反商政政由舊

新安王氏曰反紂惡政政由先王舊典 [illegible]

由二代舊典其
治所以不及周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

力代
反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新安王氏曰此所謂反商政也○唐孔氏曰釋放也封積土
也式者車上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式 [illegible] 遂以式為
敬閭商容商賢人紂貶黜處私室閭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
之鹿臺鉅橋紂所積之府倉名○孫氏曰散者分而布之也發
者開而出之也賚予也 薛氏曰大賚所及之廣非專財粟[illegible] ○三山
陳氏曰賢者民之望而紂絕之財粟民所賴以生而紂奪之
武王反其政民安得不心悅誠服哉此乃[illegible]當然非武王

欲以此收天下之心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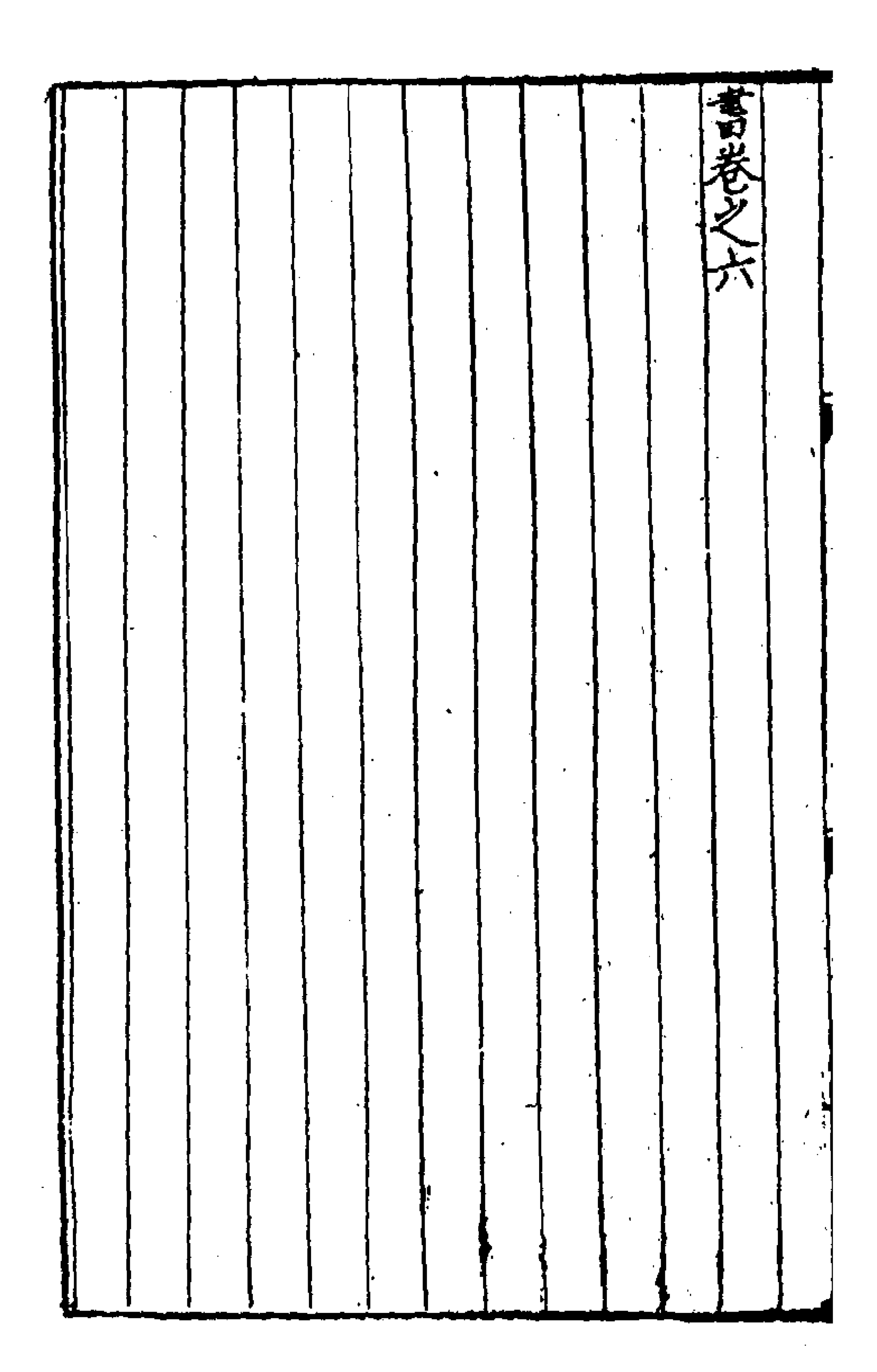
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新安王氏曰此所謂政由舊也○孔氏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列國凡三等○孟子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蘇氏曰孟子與王制所言皆同此周制也鄭子產云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而周禮乃曰公之地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男百里孔氏曰孟子之言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先儒以為諸侯并兼以作此說周禮不全云闕明矣○愚曰樂記曰武王克商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既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後裔後及功民賴子弟○愚曰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新安王氏曰所謂爵以五等尊卑之相臨分土以三使小大之相維與賢者共治天下故建官惟賢有德者名尊顯於朝能者得事惟能收行者各舉其職

○五教說見舜典○孔氏曰所重在民及五教與食喪祭陳氏曰民者國之本五教者人之常食所以養生喪所以送死祭所以追遠皆事之不可不慎者○新安王氏曰厚淳

甚至於天下不趨於詐明其義使天下不徇於利崇德使

人知所以尚賢報功使人知所以勸忠林氏曰有德者所以崇之使有功者有以勸之以賞而已
說文曰拱斂手也○愚曰垂衣拱手無為而天下治
呂氏曰武成與堯舜禹象不同終篇一語則與堯舜無為而治如一○葉氏曰自王若曰至此皆誥
羣后之辭史備載之以識其政事之詳焉此篇誥備多以命錯亂各更敘此皆不然
此書皆史也其書有言有動訓誥誓命雖各有辭而史載之策動於事者見於辭則具載其辭不書其實則略序其本末而後具其辭誥有凡有
目若史之制也此編攢之溯諸而史不與以錄其誥為十卅所見政事焉故前為之序自惟一月至天下大服略著其本末而後載其告羣
后之辭以為政事皆見於此故前之凡所不一一而及之此篇之失也
何以知之蓋觀其于四至大賚於四紂勸之事孔所謂武王克商下車
所行若不應反行於歸周之後但學者詳考與史辭不詳且又惟不主
於誥故名其書曰武成敘書以歸獸為始終而識其政事與史之
凡正合辭其政事則見之誥矣○愚曰自王若曰至篇終凡五節一節
必備累之詳見得天下兆向一辭未告神之辭見無疑似有三節述成
功之速見天人之協應四節述反紂惡政於服人心五節述由先王傳
政維持經綸之意當時必又有戒辭如湯誥史惟于哉識政事故或刪
或潤或有缺文而未可知要
之葉氏之說皆賢諸儒所不及



書卷之六